

种出一片明媚

□金幼萼 文/摄

晨起下楼,只见楼前小花园里,一团团粉蓝的花映在眼前。真美啊,我自言自语着。

绣球花也叫紫阳花,邻居小韩老师最喜欢这花,她种了很多盆。记得她刚搬来时,楼前只有几盆绿萝和吊兰,活得蔫头耷脑。小韩说:“金姐,你试试绣球,这花好水喜阴,不挑地方。”我便跟着她,春天扦插,夏天把花搬到树阴下。秋天埋羊粪。几年下来,手上有了泥味,楼前也灿烂起来。

记得第一次扦插绣球花枝条时,我剪的枝条太短,她说要留两对叶子。我插的土压太实,她又说土要松,根才好长。我急了,她笑:“金姐,种花急不得,你越急它越不长。”我学着慢下来。剪枝、泡生根水、插进蛭石里,每天喷水。我从没想到种绣球,还有这么多的细碎事。

绣球花里最叫人着迷的是“魔幻珊瑚”。初绽时是天青色,像把江南的烟雨揉进了花瓣。过几天再看,花瓣边缘晕出胭脂色,从外往里渗。还有那株“无尽夏”,叶片油亮如翡翠,拳头大的花球缀满枝头。凑近细瞧,每朵小花都紧紧挨着。那株“三河千鸟”最有意思,细碎的浅紫花瓣里,缀着珍珠般的花蕊,边上有规律地长出白色的四叶花瓣。微风一过,整簇花团像群蝶展翅欲飞,让人忍不住想伸手去摸。看着红嫩嫩的“你我在一起”的绣球花,我不禁笑出声来,想到儿子儿媳。小两口一同上班,下班后到我这儿吃晚饭,再回他们的新居。

这些绣球,单朵瞧着淡雅朴素,可一旦聚成花球,便有了遮天蔽日的气势。隔壁的小女孩跑过来,扎着两个小辫子,踮起脚,奶声奶气地说:“哇,这花像天上的云朵呢。”我弯下腰问她喜欢哪一朵。她伸出胖乎乎的手指,点着一团粉蓝的。我欣然剪下两枝,看她蹦蹦跳跳捧着花离去。

种花像酿酒。从种下那一刻起,就开始酝酿。松土、浇水、施肥,每一份劳作都是往坛子里添加希望。小韩跟我说,绣球有一千多个品种,咱们这两排才七八种,够玩了。我们换着插枝,她给我“三河千鸟”的枝条,我给她“无尽夏”的分株。有一回,她下班回来站在花前说:金姐,你看这“魔幻珊瑚”,像不像水彩画里渐变的天空。我说像。两个人都没再说话,就静站着痴痴地望着。我暗自庆幸,生活对我并不薄,喜欢花,就来一个同样喜欢种花的人。

那场雨来得急,啪嗒啪嗒砸在绣球叶子上。紧接着哗哗地下起来,雨帘子一样。我站在窗边看,那些花球在雨中乱晃。雨越下越大,有的花球被砸得趴下去,又弹起来,像在点头。半个钟头后雨渐渐停了。花球沉甸甸的,有的低着脑袋,但精神饱满。绣球花是喜欢水,可花开正盛的时候,下雨也得挪到屋檐下。雨淋多了,谢得快。

以前我总急着等花开,现在不急。每天早起先去看看花,哪株顶了新芽,哪朵从蓝转成粉红,哪片叶子背面趴着一条小虫,顺手掐掉。打理小花园,时间过得飞快。人也越发的接地气,每天被花和泥土包围,累并快乐着。有邻居路过或过来赏花,聊几句闲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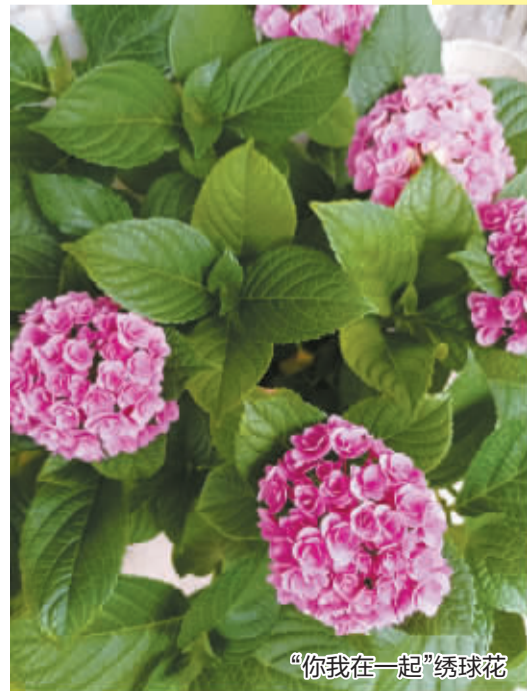
日子如花般流转,从没想到,我还能种出一片明媚来。



“纱织小姐”绣球花



“无尽夏”绣球花



“你我在一起”绣球花

剥豆与种花

□王太生

剥豆,豆荚饱满。毛豆狭长似弯眉,用手一撕一撇,圆长的豆子就滚落下来,翠绿可爱。毛豆炒茶干、炒青椒、炒丝瓜、炒肉丝,与狮子头合烹,味道清妙。

古人云,“弄花一年,看花十日”。换到剥毛豆,便是“剥豆半天,吃豆须臾”。

这个“半天”,不是实指,而是剥豆人感觉里的漫长辰光,是时间与精力的付出。

扑簌簌的豆子掉到碗中,发出笃笃的闷响。

花小半天工夫,剥了一盘毛豆。剥出豆粒,再端到饭桌上时,举箸风卷残云,口上清福,只消片刻,毛豆便吃完了。

就像种花,浇水施肥忙活了一年,看花开灼灼,最灿烂养眼的时刻,也不过十日。换到剥豆,这种寻常餐桌的普通素食,亦是准备的过程漫长,而享受的时刻短促。想到能够吃到当季最好、最新鲜的毛豆,心里便坦然释然,能够接受这份落差。

剥豆与种花,俗世生活中的两件琐事,既相似,又有不同。

剥豆是眼下事、紧迫事,不剥豆不得食。只要做了,立马会显现效果,倘若耐着性子慢慢剥,碗中豆就会渐渐多起来。青绿的豆,可以做新鲜美味的菜……只可惜,剥豆麻烦,侍弄半天,才有那一盘豆。

种花也是眼下事,你不种花,不去每天精心侍弄它,它便会荒芜。朋友在小院种蔷薇,种木香花,浇水、施肥、修枝,精心养护了一年,只在暮春时,看花十几天,难免叹惜耗费的时光,忙了一年,养眼的日子却转瞬即逝。

二者不同的是,剥豆是应付日常饮食、不得不为之的事情。一日不剥豆,便品尝不到豆香,补充不到植物蛋白,属于不可避免的现实;种花是为了身心的愉悦,你可以不去做,可做可不做。不去种花,顶多是看不到喜欢的花。因为喜欢,所以才去做——从某个角度看,这是一个人的精神生活。

剥豆是物质和现实的,种花则偏向精神,是意趣追求,人只种自己喜欢的花。

忙于剥豆谋生的人,大多无暇种花,只可观别人家的花。他们眼中只盯着柴米油盐,满身烟火气息;而种花的人,心气清雅,为一朵花,可以耐心等待上一年。纵使漫长,也心甘情愿,因为心底常开着一朵偏爱之花。那朵花,早已在他的世界里盛放,故而他眼中,日日皆有花开。

剥豆是件极俗的事。汪曾祺《五味》中写他父亲:“会做一种毛豆:毛豆剥出粒,与小青椒同煮,加酱油、糖,候豆熟收汤,摊在筛子里晾至半干,豆皮起皱,收入小坛。下酒甚妙,做一次可以吃几天。”

种花是件极雅的事。一个朋友说,他祖母在天井里、房舍周边种满了花。每年春天,琼花花期十数日,祖母便搬张凳子,坐在天井里看花。香橼花亦是如此,花期短暂。花谢之后,种花人便收了心思,静待来年花开,如同等候一位老友。

儿时剥秋豆,外祖母做毛豆蟹酱。把螃蟹洗净,用刀切成两半;将葱花、姜米与面粉调成糊,油热时,把裹上面糊的螃蟹入锅煸炒,再放入青毛豆,加老抽与糖、适量清水同煮,锅铲不断兜底搅拌。待到一锅面酱搅成枣红色,色泽温润,稠薄适中,鲜美的螃蟹毛豆面酱便出锅了,热气轻漾,兼具豆子的清甜与螃蟹的极致鲜美。

那时我也种过花,是一盆茉莉。我隔三岔五浇水,养护一载,它只在暮春结出几朵纯白小花,盛放十数日,屋内香气怡人。

有人说,剥豆子能培养小孩子的动手能力,预防近视,还能把字写得更端正。我觉得,历来“剥”这件事,总带着孩童的稚气,尤其是那句:“最喜小儿亡赖,溪头卧剥莲蓬。”举止生动可爱。

种花之事,小孩子往往没有耐心,不甚喜好。

剥豆与种花,皆是小成本的手工付出,耗时长久,享受却短暂。纵然耗费光阴,这些时光也值得温柔虚度,毕竟人间有清甜食材、烂漫繁花,值得我们驻足流连。